

他必须在一个糟糕的选择和另一个更糟糕的选择中做出决定

The Long Price Quartet

四季城邦

卷一

夏日阴霾

A Shadow in Summer

Daniel Abraham

[美]丹尼尔·亚伯拉罕 著

高伟 林义华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The Long Price Quartet

四季城邦

夏日阴霾
A Shadow in Summer

Daniel Abraham

[美]丹尼尔·亚伯拉罕 著

高伟 林义华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献给我的启蒙老师弗雷德·萨卜哈根









名词解释



可罕城邦：一个国家，由很多小城市组成。各个城市的统治者被称为“可罕”。本书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南部城市、乃至整个可罕城邦最富庶的城邦——萨拉克特，也被称为夏之城邦。

可罕贵族：城邦统治阶层各个家族的总称。

安达：安达是一种有形体的意念。诗人通过敏锐的想象力和洞察力，能够捕捉虚无的思想，使之具象化为人形，听凭差遣。所有的安达都痛恨束缚，无时无刻不想办法获得自由。于是，诗人必须终生与自己意念创造的产物斗争，稍有闪失就会死于非命。

高忒国：可罕城邦的敌对国家，极具扩张野心。他们没有安达和诗人，因此，虽然对可罕城邦恨之入骨，却不敢轻举妄动。

克沃：可罕城邦语，一种称呼后缀，是对老师的尊称。

查：可罕城邦语，一种称呼后缀，是对长辈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的尊称。

珂亚：可罕城邦语，一种称呼后缀，是对同辈和晚辈的亲昵称呼。

楔子



欧塔的耳朵上挨了一棍，顿时皮开肉绽。塔西-克沃手拿细细的漆木棍，朝他使劲挥过去，木棍在空中“呜——”地发出飞鸟振翅般的声音。欧塔严守规范，既没动弹，也没叫喊。虽然泪水盈眶，但双手仍保持着问候的姿势。

“再来，”塔西-克沃咆哮道，“不准出错！”

“无上尊贵的大克沃，您的到来让我们深感荣幸，”欧塔的声音甜美得有些不自然，好像这是他第一次用如此正式的语言致辞。坐在炉火前的老人仔细端详着他，然后做了一个姿势，以示认可。塔西-克沃的喉咙深处也终于咕噜了一声，似乎表示满意。

欧塔鞠了个躬，然后伫立不动，连着深呼吸了三次，期盼塔西-克沃不会因为他紧张得浑身发抖而又殴打他。等待的时光显得如此漫长，欧塔差点儿忍不住向塔西-克沃瞄去。大克沃喘息地低语着，好不容易说出了一句，这场仪式才算结束了，也让欧塔得到了解脱：

“去吧，没人要的孩子，去上课吧。”

欧塔谦卑地转过身，走出屋子。他关上沉重的木门，穿过寒冷的走廊，向公共休息室走去。直到这时，他才伸手抚摸身上新添的伤口。

欧塔穿过学校里那些石砌的走廊。这时，周围的小男孩立刻安静下来，而且一次次地望向他，打量他身上的新伤口。只有那些年龄较

大的男孩子才敢嘲笑他，他们都穿着黑袍，全部是米拉－克沃的门徒。欧塔与其他几个小男孩在一个小队。他回到小队的休憩处，小心翼翼地脱掉身上的礼袍，生怕上面沾了血迹，然后用冷水清洗了一下伤口。水池旁边有一个陶罐，里面装着黏乎乎的治伤膏药，带着一股子醋味。欧塔伸出两个手指挖起一撮，在耳朵的伤口上抹了厚厚一层，然后坐在自己那张空荡荡、硬梆梆的床上哭起来。自从来到这所学校，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落泪了。

大克沃端起陶瓷茶杯，杯身热得有点儿烫手：“这个孩子，有点儿希望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塔西答道。他把手中的漆棍靠在墙上，然后在大克沃身边坐了下来。

“他看起来很眼熟。”

“他叫欧塔·马奇，马奇－可罕的第六个孩子。”

“哦，想起来了，他还有几个哥哥，资质都还不错。他们后来如何？”

“他们在这儿待了几年，取得了各自的称号，就被打发走了。这里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这样。现在学校里有三百名学生，另外，在米拉－克沃手下还有四十个黑袍门徒。这里的孩子要么是可罕之子，也就是城邦统治者的儿子，要么来自可罕贵族中某些野心勃勃的家族。”

“有这么多学生？我见过的可没几个。”

塔西做了一个表示同意的姿势，他的手腕微微倾斜，姿势中隐含着悲伤，又或是歉意。

“既强壮又聪明的人并不多见。要想成为这种人，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”

大克沃呷了一口茶，凝视着炉火：

“我想知道，有多少人发觉我们什么都没有教给他们？”

“我们什么都教，读写、算术等，都是他们离开学校后用得上的

东西。”

“但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的用处，与诗歌和安达都没有关系。”

“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这一点，那么，尊贵的阁下，他们就已经走在通往贵府的路上了。但是，对于我们打发走的那些人来说……不了解诗歌和安达对他们更好，尊贵的阁下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塔西耸耸肩，专注地看着炉火。大克沃暗想，塔西看上去真是苍老多了，尤其是眼睛。多年以前，他们初次相遇那会儿，塔西还只是一个鲁莽又质朴的少年。时光飞逝，如今他已变成一个心地冷酷的人了。

“如果他们没能获得成为诗人的资格，便会获得自己的称号，然后出去自求多福。”塔西说道。

“我们让这些孩子重回家族的唯一希望破灭了，他们失去机会，无法在可罕的宫廷中拥有一席之地。他们既没有家人，也不能控制安达，”大克沃说道，“我们就像这些孩子的父亲，也抛弃了他们。他们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我想，和其他人的差不多吧。对于可罕贵族底层家族的儿子而言，他们的命运几乎不会比来这里之前更差。至于可罕的儿子们……一旦他们获得诗人称号，就不再拥有继承权。这可以让他们免遭厄运，不会在继承权争夺战中丧生：这本身就是一份礼物。”

事实的确如此。可罕家族每一代都有人流血牺牲，这就是从帝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统治权交接方式。当某位可罕最大的三个拥有继承权的儿子彼此残杀时，可罕贵族大家族的成员也会拔刀参与，城邦便陷入一片血腥之中。不过，诗人在这样的时刻却能置身事外，恰似那些在混战时袖手旁观的神父。学校里的这些男孩子，必须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学会诗人的所有必备技能，才有可能避免卷入那些争斗。但是……

“羞辱并不是礼物。”大克沃说道。

塔西以前是达伊的学生，也曾有过与这些男孩相似的经历。他无奈地叹息了一声：

“这就是我们所能给予他们的礼物。”

天刚破晓，大克沃就穿过专为他打开的青铜大门，离开了学校。欧塔站在自己所属队列中，仍然保持着告别的姿势。在欧塔身后，有人在抓痒，他能听见手指在衣服上来回抓挠的声音，但他没有回头看。两个年龄最大的黑袍门徒关上了沉重的青铜大门。

冬日的阳光从学校高处一扇单薄的窗户穿透进来。透过昏暗的日光，欧塔看见那些黑袍门徒正忙忙碌碌地组织一队队学生。每天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做。上午可能是在学校里干活，诸如修葺城墙或是清洗衣物，又或者刮去园圃小径上的覆冰。其实，除了被安排去刮冰的那些孩子，似乎谁也不会走那些小径。晚上的时间则用来学习，其内容涉及算术、读写、宗教、古帝国史、第二帝国、大战、可罕统治的城邦等。在黑袍门徒讲课及提问的这段时间里，要么是米拉克沃，要么是塔西－克沃，往往就会站在教室后面。米拉克沃有时会打断门徒的授课，讲讲笑话，或是自己讲课，与学生们讨论一些黑袍门徒授课时从未谈及的事情。塔西－克沃则只是冷眼旁观，或惩罚学生。在欧塔所属的这个小队里，每个孩子身上都有漆棍打出的伤痕。

睿特－克沃是黑袍门徒中年龄最大的之一。今天，他领着欧塔所在这个小队去了地窖。在这个终年不见阳光的地方，欧塔做了几个小时的清洁工作。他先扫去尘土，那些尘土上似乎还带着上个冬季留下的寒气；再用水冲洗；接着用抹布擦拭。一直忙到指节作痛，才总算把活儿做完了。待到做完清洁工作，睿特－克沃又把他们集合起来，先仔细检查了他们的站姿，还掌掴了一个姿势有误的孩子，这才领着他们列队前去食堂。欧塔不敢左顾右盼，眼光一直停留在前面那个男

生的肩头。

午餐是冷肉和昨天烤的面包，还有稀薄的大麦汤。欧塔很喜欢大麦汤，因为只有它是热乎乎的。才吃了一小会儿，睿特就叫他们洗碗洗餐刀，然后列队跟着他走。欧塔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竟然站在队伍的最前面，这可是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位置。他第一个走进冷飕飕的教室。教室里摆着石头长凳，四周墙上开着窄小的窗户，窗框上一直都没有安装玻璃。塔西－克沃已在教室里等着他们了。

这队小孩子完全不明白，总是板着一张圆脸的塔西－克沃为何会对他们感兴趣。他们在宿舍里悄悄地做过一些猜测：也许是因为大克沃在他们中选中了一个人，要带他去研究安达的秘密，把他培养成为诗人，获得比可罕更大的权力，完全不需要让这个人先做米拉－克沃的黑袍门徒；或者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个孩子的家人后悔把儿子（无论他拥有继承权的希望是多么渺茫）送到这所学校，正在与学校协商，希望可以让儿子放弃这里的学习，不再为获得称号而努力，然后就把他们曾经抛弃的儿子带回家了。

欧塔听到过各种各样的传言，但他一种都不信。在他看来，这无一不是那些胆小鬼在惶恐中产生的臆想。他非常清楚，偏信其中任何一种说法，最终都将遭受巨大的打击，感到无比的失落。住在这个让人痛苦不堪的学校，除了生存之外什么都不要想，这才是保证自己灵魂不被打垮的唯一方法。他将苦撑到学习期满，然后被打发进尘世中。欧塔十二岁了，这是他来到学校的第三个年头，学习时间已经过去近半。今天只是又一个需要忍受的不幸日子，就像昨天，也如明日。对过去或是未来想得太多是危险的。仅仅当他快意于梦境中时，才会想学习安达的秘密，但这种情形却罕有发生，甚至可以说从未有过。

睿特－克沃望着学生和站在教室后面的塔西－克沃，开始高声朗读寓言故事《混沌之际的双生龙》。欧塔知道这个故事的内容，于是他的思绪开始游离。透过石头拱顶的窗户，他看见有一只乌鸦栖息

在高高的树枝上，这让他模模糊糊地回想起某种东西。

“是哪个神灵驯服了水中的妖精？”睿特－克沃猛地问道。欧塔收回了神游的思绪，挺直了脊背坐好。

睿特－克沃指着离讲台最远的一个穿得严严实实的男孩。

“漫游者欧拉达克！”男孩回答道，并做了一个对老师表示感谢的姿势。

“为什么被打入最底层地狱的是那些旁观的妖精，也就是那些既不同诸神一起战斗、也不反抗诸神的妖精，而不是那些混沌世界的帮凶？”

睿特－克沃再次指着这个男孩问道。

“因为它们没有与诸神并肩作战！”男孩大声答道。

这次答错了。因为它们是懦夫，欧塔在心里回答道，他知道自己的答案才是正确的。塔西－克沃的漆棍呼地挥过去，重重地打在那个男孩的肩上。睿特得意地笑笑，继续讲起故事来。

下课后，他们又干了点儿活，这时塔西－克沃没有和他们在了一起。接下来，他们吃了晚餐，然后这一天便结束了。欧塔很高兴又过了一天。他爬上床铺，将薄薄的毯子一直拉到下巴那儿盖上。在冬季，许多男孩都穿着长袍睡觉，以抵御严寒，欧塔也是如此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喜欢寒冷的冬天。因为在暖和的日子里，他有时会在早晨醒来，茫然间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，盼望看见自己家的围墙，可以听见比毕特纳、达纳特以及凯伊恩等几位哥哥的声音，也许还想看见母亲的微笑。这种隐隐闪现的记忆片段，比塔西－克沃手中漆棍的任何重击都让人更为痛苦。他竭尽全力想从脑海中抹去对家人的记忆。他的家人既不爱他，也不需要他。欧塔心里明白，频繁地想起这个事实，只会让自己痛不欲生。

在他渐渐进入梦乡时，头脑里仍萦绕着睿特－克沃那刺耳的声音，听见他还在低声讲述着那些怯战妖精的教训：它们是懦夫，被打入了

最寒冷的地狱底层。

一个问题突然浮现在脑海里，欧塔猛地睁大眼睛，然后坐了起来。周围的小孩子都睡着了，有一个离他不远的男孩正在睡梦中哭泣，这种哭声他早已熟悉。那些字眼仍然在欧塔的心中燃烧：懦夫妖精，打入地狱。

是什么把他们困在那里？内心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问他。为什么他们会一直留在地狱里？

他在床上躺了几小时，却毫无睡意，思绪纷扰杂乱。

教师办公室就设置在一间公共休息室里。办公室里，靠墙排列着许多书架，上面放满了各种书籍与卷轴。屋里还有一个壁炉，炉中的煤炭烧得正旺，这些煤炭是由米拉－克沃最喜爱的黑袍门徒负责准备的。房间里有一扇宽大的窗户，上面镶着双层玻璃，以抵御冬季的寒冷和夏日的炎热。窗外有一条小路，通往南边的大路。塔西－克沃背对门坐在壁炉边，一边暖着脚，一边凝视着远处寒冷的平原。米拉－克沃推开屋门，大步走了进来。

“我本来以为你会早点儿来呢。”塔西说道。

米拉很快做了一个表示歉意的姿势，说道：“安南特·利奥塔又在抱怨厨房的烟道冒烟呢。”

塔西嘟哝道：“坐，这火挺暖和的。”

“火通常都是暖和的。”米拉回应道，他的语气淡定而略带调侃。

米拉就坐时，塔西努力挤出一个笑容，问道：

他对你那些门徒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和去年差不多。我的这些弟子已经觉悟，现在正领着他们的兄弟们走向真理。”米拉说道，双手的姿势流露出一种温和的嘲弄，“他们全是小暴君，任何足够强大的安达都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吃掉。”

“真遗憾。”

“这几乎是意料之中的事。你的人怎么样？”

塔西抿着下唇，过了一会，身体向前倾了倾，他感觉到米拉正注视着他。

“欧塔·马奇出丑了，”塔西说，“不过，他接受惩罚时表现不错。大克沃认为他可能有培养前途。”

米拉动了动。塔西看向他，于是他做了一个询问的姿势。塔西考虑了一下他暗示的问题，然后点了点头：

“还有其他一些迹象也表明他很有培养前途，”塔西说道，“我认为你应该关注他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希望你绝不要错过这个人选。”

“你喜欢他。”

塔西做了一个承认的姿势，动作中带了一丝投降的意味。

“我也许有一颗残酷的心，老朋友，”塔西的语气变得亲近起来，“但你却是心肝全无。”

满头金发的米拉－克沃露出笑容，塔西也情不自禁地一起笑了起来。接下来，他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各自沉思着。米拉站了起来，扭身脱掉最外层的厚羊毛长袍，里面仍然穿着前一天与大克沃见面时穿的丝质礼袍。塔西给两人各倒了一杯米酒。

“又见到他了，真好。”过了一会，米拉说道，声音里带着悲伤。塔西做了一个同意的姿势，然后呷了口酒。

“他看起来真是老态龙钟了。”塔西说道。

欧塔并没有专门为自己的计划做什么准备，在想明白那些旁观妖精的寓意之后，又过了三个星期，他才开始采取行动。那天晚上，他等到其他孩子睡熟后，便掀掉薄毯，穿上内衣和整套长袍，收好所有的物品，离开了宿舍。

石砌走廊里没有灯光，但欧塔非常清楚自己该怎么走，所以根本不需要灯光。他先朝厨房走去，食品柜没有上锁，没有人会偷食物，因为害怕被人发现后挨打。欧塔双手抓满了硬硬的面包卷和干果，放进了包裹里。没有必要带水，因为地上仍然覆盖着积雪，那就是水源，塔西－克沃教过他们方法，可以用自己行走时身体散发的热量把积雪融化，同时又能避免寒气侵袭心脏。

准备好食物后，他又向大厅的方向走去。月光从高高的窗户照进来，宽敞的走廊里光线黯淡，阴森森的，这是他三年来每天早晨躬身致敬的地方。大厅的两扇大门是闭着的，欧塔鼓足力气拉开它们，立即响起嘎吱嘎吱的开门声，这很有可能把人惊醒。他从大门旁边的壁橱里取了一双宽大的雪地靴，然后上楼进到教室里，在那些狭窄的窗户外面，便是一个被冬日封锁的世界。在扑面而来的寒气中，欧塔觉得呼吸都更加自如了。

他把雪地靴和包裹都扔出窗外，落在楼下覆盖着积雪的地面上，然后侧着身子穿过窗户，再从外面的石头窗台上慢慢向下移动，最后用手指扒在窗台边缘跳了下去，这地方离地面并不是很高。

欧塔掸掉绑腿上的雪，把雪地靴上的粗皮带系在腿上，然后捡起皱巴巴的包裹，迈步向南边的大路走去。他离开学校的时候，皎洁的明月还悬在当空。而现在，月亮已经向西移动了两个巴掌宽的距离。直到这时，欧塔才发现有人跟在自己身后。那人之前一直与他的步调保持一致，此时却故意错开步伐，而且刻意清了清嗓子。欧塔身子一僵，不由转过身来。

“晚上好，欧塔·马奇，”米拉－克沃说道，声音听上去漫不经心的，“很适合散步的夜晚，嗯？只是有点冷。”

欧塔没有说话。米拉－克沃大步走上前，一只手拎着包袱，脚步几乎悄无声息。他呼吸沉重，嘴里吐着鹅毛般的白气。

“真是很冷，”米拉－克沃说道，“而且与你的床铺相距甚远。”

欧塔恭敬地做了一个同意的姿势，不过，动作中毫无歉意。欧塔希望米拉－克沃没有看见自己在颤抖，或者即使他看到了，也会将其归因于天冷。

“在学习期满之前就离开，孩子，你这是在让自己蒙羞。”

欧塔又做了一个该在下课时做的致谢姿势，但米拉－克沃挥了挥手，示意他停下。米拉－克沃坐在雪地里，兴致勃勃地端详着他，这让欧塔紧张起来。

“为什么这样做？”米拉－克沃问道，“你仍有希望弥补过错，也许终究会有人发现你的价值。为什么逃跑？你怎么会是这样一个胆小鬼？”

欧塔终于找回了声音，说道：

“我不走才是胆小鬼，米拉－克沃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米拉的话语中丝毫不带判断或试探的意思，就像朋友随口一问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。

“地狱并没有上锁。”欧塔说道。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对别人表达这个观点，但比他预想的更难，“那么，在没有上锁的情况下，如果不是因为害怕离开会导致更糟的后果，还有什么力量能把所有人都关在里面？”

“而你认为这所学校就是一个地狱。”

这不是一个提问，因此欧塔没有回答。

“如果你顺着这条路走下去，会成为底层中的底层，”米拉说道，“一个失宠的孩子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同盟。如果没有获得称号保护自己，你那几个哥哥最终会找到你，然后杀了你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有地方可去吗？”

“这条大路通向帕赛和纳塔尼。”

“那些地方你一个人都不认识。”